

当代
争鸣
小说丛书

悠闲的女人

● YOU XIAN DE NÜ REN

● 主编 贲 舍 ●

青島出版社



39

9

89

20

●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主编 贲 舍

悠闲的女人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乐

封面画 陈全胜

封面设计 向 奇

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悠闲的女人

贡 舍 主编

*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胶南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13.875 印张 2 插页 347 千字

印数 1—10110

ISBN 7-5436-1189-9/I·170

定价:16.20 元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

賁 舍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。文艺作品一旦发表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，对它的成败得失，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。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，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、情态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、爱好与趣味，因此，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，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，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。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，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，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，互相启发与探讨，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，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这样做，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。显然，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、充分说理、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，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。

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,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,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,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,我们编选了这套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,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,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,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,便于互相比照,触发思考,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。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,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,更有兴味,更有情趣,更有益处。

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,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与“双百”方针,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,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。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,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,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,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,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,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,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1992年6月于青岛

目 录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 贲 舍

悠闲的女人 刘汉太 (1)

女人不是金丝雀 刘世锦 (51)

暴露是为了疗救 戴 毅 (55)

当代女性的新误区 施 谭 (58)

新 闻 刘震云 (62)

刘震云小说的情感索隐 晓 田 (127)

像新闻,不像小说 话 津 (131)

过街雨掉钢镚儿 航 鹰 (134)

荒诞:不必给予太多的青睐 雍文华 (159)

调侃,一点也不轻松 云 德 (165)

幻 色 储福金 (169)

醉翁之意哪在酒? 李 下 (228)

风月,还是艺术? 朱铁志 (233)

瀚 海.....	洪 峰(238)
强烈深沉的历史感.....	蒋守谦(290)
历史感: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	德 耘(294)
 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.....	郭米克(300)
真切感人的母亲形象.....	冯复加(384)
假如.....	叶 鹏(388)
 吻 别.....	成 华(392)
吻别过去是为了明天.....	吴 理(404)
不该发生的离婚事件.....	林之丰(407)
 人猿奇案.....	周宝忠(412)
新奇固然美,深刻更感人	达 仁(435)
《人猿奇案》的破绽.....	杨 卉(438)

悠闲的女人

刘汉太

写在前面的话

女人是什么？

女人是显示、包藏、滋养整个世界的书籍、艺术及学院，女人是支配人类命运的尘世之星。

人类的历史就是女人的历史。

女人是这个世界的半球。

女人的影子无所不在，女人的活法也五彩缤纷。

现在我要介绍给读者诸君的是这样一些女人，她们像钻石一样闪光，但又像瓷器一样脆弱；她们像诗一般美丽，但又像谜一般令人不可思议；她们似乎最懂得生活，却又在生活中找不到准星；她们便是这样一些人——富有的清闲的漠然的以追求享乐为宗旨的女人。

男人开拓世界，女人享受世界——她们如此说并奉为行动哲

学。

可是，在那种玩牌、养狗、逗鸟、迷舞、更换情人、沉浸卡拉 OK、独守公寓、眷恋指甲、香水以及一切浪漫都无以填补的心灵空白的生活背后，她们在诉说着什么？

哦，读者诸君，请跟我来，请走进这个真实的女人世界吧！

红指甲

不知是何时何地何许人的发明，指甲的装饰成了女性美的一部分。

的确，那卵形的光滑的指甲再涂上金色银色黄色玫瑰红色，更突出了手的修长与美丽。

据说，人的手与脸是对应着的。有什么样的手便有什么样的脸。

同样，一个漂亮的女人必定拥有一双漂亮的手。

按照现代全息学的原理，我们完全可以把手看成整个人体的一部分。那么，透过女人的指甲，我们也完全可以窥见女性的内心世界。

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个特别爱好指甲的女人。

她是一位将军的妻子。不，是妻子第六。

她 34 岁时嫁给将军。将军 74 岁时娶她。她的年龄比他的小女儿正好大一岁。

所以，她偕同将军外出时，人们极易误认她是将军的女儿。

也许正因为她像他的女儿，将军才像爱女儿般爱她。

所以，将军走到哪里，她便跟到哪里。她像个将军的影子。

谈起他们的姻缘，完全是偶然的机遇促成的。

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位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，那个男人先是当兵，后来转到地方经商，到南方的一座城市当经理去了。

而她，那时在一家商店当售货员。

也就在丈夫去了南方的次年，他们离婚了。双方离异的理由很多：两地分居，感情破裂，计较用钱，不孝顺公婆等等。

然而她知道，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丈夫有了外遇。

私下里，双方曾经吵过许多回架，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他怨她，她又怨他。这幽怨的死结未解开已解除了婚姻关系。

离异后，她心如死水。什么事也不愿做，连人也不愿见，不知不觉间，两年过去了。离婚时她三十一岁，可准备再嫁时三十三岁了。虽不是人老珠黄，但毕竟消褪了红颜，更没有了往日的韵致。

都是伤心事累的。

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。但高不成低不就。她恨那位高干子弟抛弃了她，发誓要找一位高干震震他。

可是，高干是好找的么？举凡有了一定地位的人，都是饱经沧桑的人，地位高，年事也高；条件好，岁数也老。

不过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只想找一位条件好却不那么衰老的。她对高干阶层的老夫少妻现象了如指掌——她的前夫的爸爸不就在六十五岁时与老伴离了婚，找了个三十七八岁的女护士么？

的确，找个高干起码有三大优越性：居有楼，行有车，不必工作。

那一天，她心神不安地在紫竹院里徜徉，忽然碰上了李大姐。

李大姐其实不年轻，快六十岁了，丈夫是位老红军。她老远就叫道：“小姜，好久没见了，怎么眼袋都发青了？发青可是肝脏不好的征兆哇！还有，怎么愁眉不开？离了婚还没梅开二度哪？”

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想当初，她姜俐与副司令员的儿子陈雄飞的婚事便是她牵的线，不管怎么说，她这个卖茶水人家的女儿进了高门大院，过了几年舒心日子。此刻见到李大姐，不由有几分高兴。

李大姐见她不说话，耐心开导了几句“合则存，不合则去”的

话，便把话题转到她的再婚上来，问她愿不愿找高干，问她是要“老来好”还是“少来空”。

她只是沉吟不语。

李大姐尽管自己说下去，她知道她的脾气，不反对便是默认，当初不就是那样跟了陈雄飞嘛！她说：“小姜，我想给你介绍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位有名的将军，有战功，有地位，一提他名儿你就知道，就是他……呃，人嘛，身体好得很，每天打太极拳，写书法，还写回忆录。你同他结合了，正好帮帮他，陪他走走看看，帮他抄抄写写，生活嘛，住有楼，行有车，到哪儿前呼后拥……家务事儿，有公务员、保姆，你什么也不用操心，你只管一件事，陪着他，让他开心，益寿延年……”

姜俐不言语。她心里想：这老头儿条件倒不错，只是太老了，走不出门去……

也许猜到了她的心思，李大姐继续做工作，“年龄算什么？一个人老不老主要是他的心，他的精神，再说，世上难有十全十美的事儿……说白了，这老将军，除了白发多几根，其他条件年轻人没法比，你只要同他聊一聊，你便忘不了他……”

姜俐已有了几分愿意，她对他太熟悉。她知他刚与第五任妻子离了婚，儿女们也都各奔东西。假如她走进他的生活，他肯定受宠若惊。于是，她对李大姐说：“试试看吧！”

之后，他们见面了。

将军十分健谈。一见面便留她用餐，幽默的话语逗得她咯咯地笑，那一瞬间，她的心头升腾起一股好感：他不老，他还行！

打那以后，将军托李大姐给她买了两件时装，约她上门去玩。

当她第二次踏进将军的小楼时，他那强有力的胳膊一下拥抱了她，连续的吻使她透不过气来。

在他那宽厚的怀抱里，她听到他用低沉的带着颤音的亢奋对她一迭声地说：“小姜，我爱你爱你爱你……”

离异后，她的心一直泡在苦水里，夜夜耿耿难眠。突然间，有人说爱她，她不由周身发热，心头徜徉着幸福。

她闭上了眼睛，任他吻她。

那一瞬间，她整个儿地晕了，像给了琼浆玉液，像喝了迷魂药。好久好久，她才从梦中醒来。

她随将军走上楼去，只见客厅里一套红木家具闪着光泽，几盆山石盆景和树桩盆景以及墙上的名人字画衬托出高雅的气氛。

将军请她看金鱼，看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，看军功章，看自己写的回忆录。

将军还暗示自己有一笔丰厚的存款。

将军痴痴地望着她说：“小姜，假如你同我生活我将永远感到年轻、有活力和朝气。假如没有你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安排今后的生活。”

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拒绝？他是首长，他是长者。答应？她心里又矛盾着，他们毕竟年龄太悬殊了，她怕人笑话。

也许将军看穿了她的内心，坦率地问：“小姜，你是不是有顾虑？”

她嗫嚅着：“不，不……”

将军笑了：“没有……就好。”

她的脸羞红了，又说：“不，……不……”

当她慌乱得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向时，将军已把她拥在怀里，深情地吻着她的额头、眉毛、脸颊、腮部和嘴唇，她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她引向河流深处……

后来，她被将军拥着走进了卧室。

当她和将军躺在一起时，她惊奇地发现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竟然像年轻人一样温柔，像中年人一样刚强，在某些方面，又有老人的认真与细致。

在那突然而至的欢愉中，她发现与他生活在一起是另一种境

界。

女人都是好幻想的。忽然间，她觉得自己太幸福了。她在心里悄悄地想：他像我的父亲，也像我的哥哥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的情人，一个女人拥有父辈的关怀，首长的照顾，丈夫的体贴，情人的热烈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呵！

她突然笑了。

一瞬间，她觉得彼此的距离缩短了。仔细端详着他，她觉得他很健壮，很敦厚，很有力量。

她在心里为这丈夫默默设计着：头发花白了不要紧，用染发香波定期染染，打点儿发腊；眼睛周围皱纹多，把那副金边眼镜换成玳瑁的，便显得年轻；身子胖，平时多穿西服，打一条考究的领带；还有饮食，一定让他多吃蔬菜、水果……

他们的生活便从那一天开始了。

接下来自然是登记、照相、旅游。

没有举行大型宴会，也没有送礼，更没有贴喜字。

他们仿佛老相识似地进入了夫妻的境界。

婚后的最初生活是甜蜜的。将军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，他们可以在屋里下棋，打扑克，打麻将，也可以打开录音机跳舞。他们可以在院内散步，看蝴蝶翩飞，鸽子起落，也可以观赏海棠、玫瑰和一丛丛篱笆花。

他们甚至可以整日躺在床上，谈三国水浒，讲聊斋故事，说战争年代的奇闻怪事……饿了，床头有饼干、奶粉、巧克力；困了，有咖啡、啤酒、进口烟……

要想看电视、录像，都可以在床上按按控制器。

将军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。听那些又旧又老的唱片可是另一种味道。

当然也可以看那些藏书，从佛经到格言，从兵法到小说。

只要呆在楼里，只要不离开院子，姜俐便是快乐的。铁门和围

墙内的世界是一个安静的世界，属于一老一少的世界。

然而总不能呆在院里，总要到外面走走。

这时候，她便开始考虑人们对她的看法，她怕听到别人的议论。因此，将军总是让秘书或公务员陪她坐轿车上街去。偶尔也亲自陪她上王府井或燕莎什么的。

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三个月，她的封闭式生活便打破了。

断断续续有人来访，或是将军的同事、部下、亲眷，更多的是些社会人士，写党史的干部，搞创作的作家，采访新闻的记者，也有街道干部，学校教员……

偏偏将军又极善交际，人缘极广。

人们来了，免不得要问问她是谁，即使将军不作介绍，人们也用目光探明了一切。

于是，从那目光里，她觉着了诧异、惊奇、困惑、讥讽以至鄙夷。这使她的心里很难受。

这样的目光多了，便生了许多委屈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哭了进来，哭了老半天。

将军起初劝她，可越劝她越哭。

将军于是发起脾气，砰的一声关了门，让她一个人在屋里哭个够。

打这以后，再有人来时，她就坐在卧室不出来，独自咬着指甲。

那指甲咬在嘴里，有一种咸津津的味道。生平第一次，她发现指甲是咸的。

她的内心怀着惊恐，在咬指甲的同时，她似乎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。

有一回，将军的一位老战友来了，非要见见她这位美人儿，不出来见不行了。

那位老军人一个劲儿地夸她“年轻、漂亮、好看”。越是夸，她越是不自在。她不敢当着老军人的面咬指甲，但两只手绞在一起，使

劲地扭动着，搓弄着。

将军发现了她的此种心理，渐渐便拒绝许多来访者，让家庭清静清静。

然而生活过于清静了，便觉得那时间十分漫长，十分难挨。

尤其当将军专心读书或写回忆录时，她便连个说话的伴儿也没有。

她想走出去同小公务员聊聊天儿，但一想到将军的威严又改变了念头。

想坐下看看书，可刚读了几行便读不下去了。

于是便把目光朝向窗外的远方。山一般的高楼，垂直的白杨。远处的浮云，飞鸟，一掠而过的飞机。

但看久了，便觉索然无味，于是目光重又蜷回室内。游来游去的金鱼，静立的盆景。屏风、沙发、墙上的字画、墙角的蛛网。

看够了，目光便落到手上。

指甲该修剪了。弯弯的月牙剪轻轻地绞，浅浅的指甲钳上的钳板轻轻地挫，然后取来指甲油轻轻地涂。

涂指甲油可有学问，要慢慢地刷，用力要匀，上油要薄，浓了失真，淡了不亮，要涂得不浓不淡恰到好处光泽闪闪。

十个指甲一个一个地抹。抹完了轻轻地吹，让它悄悄地干。

当它们的颜色全部改变之后，她便仔细欣赏起来。这十个玫瑰红的指甲似乎使她想起了什么——哦，孩提时代，因为没有指甲油，便偷来邻居盆中的一种叫做“指甲红”的花瓣；回家在小瓶内捣烂，然后慢慢涂上。为这事，邻居告状告到父母那里，结果自然挨一顿胖揍。

那十只红指甲呢，让妈妈用水洗掉了。

再以后是文革，谁涂红指甲谁便是资产阶级。

只有结婚时前夫陈雄飞送过她一瓶指甲油，那是朋友出国时捎回来的。

现在，她有的是指甲油，玫瑰红的，牡丹粉的，金黄色的……

这三种颜色涂上后效果迥然而异：玫瑰红是奔放的热烈，牡丹粉是娴雅的温柔，金黄色是典型的高贵……

看着那可爱的指甲，便增添了几分自爱，几分惋惜。

惋惜什么呢？如花似玉的身子，偏偏给了这老头儿。

可转念一想呢？年轻又怎么样？找一个年轻的，有小楼、小院吗？有小轿车吗？有这气派、名望吗？有这么好的保健条件吗？有成日不需动一根指头、尽管玩吗？

这么一想，又觉着了某种心理平衡：十全十美，古来难求，何况爱情从来是残缺的呢？

在她的心里，曾经这样权衡过：他毕竟七十多岁了，在这世上的时间不多了，当他离开自己后，拥有这一切，还可以找一个年轻人再过下去……

可是，他分明非常硬朗地活着。自从结婚后，他的血压平稳，睡眠也好，食欲大增，笑声更是朗人……

如此，她的心里便有了某种潜在的危机：既盼他突然撒手而去，又怕他突然撒手而去。

这一切矛盾的心理活动，全在修剪涂抹指甲的瞬间。

每天在做指甲化妆时，心里都要那么活动一下。久而久之，竟成习惯。

心里的活动多了，便对小楼生活产生了厌倦，便觉时日难挨。

于是，日光之中，她便常常对着墙壁，用十指做着影子的游戏，一匹马，一头牛，一只羊，一只鸭，一头猪，一只猴子，还有蜈蚣、独角犀鸟之类，任凭自己的想象，变着花样玩。

这游戏她原本不会，纯粹因为婚后的清闲而偶然得之。

有一回被将军瞧见了，不由咧嘴大笑。

这一笑，倒使她羞红满面，立时收了游戏，一头扎进房去。

唉，我好无聊呵！她的心里苦苦的。

可是，将军总不帶她到外面去。毕竟年岁大了，远行是要慎重考虑的，更何况他怕别人的议论影响少妻的情绪。

他知道她年轻，好动。他必须对她有所制约，他不能让她太自由，对他来说，这一辈子不会也不可能再结婚了，这最后一位妻子，这像他女儿的妻子是他一生中作为男人，作为权贵所得到的最大胜利。

无论如何他要保护这颗桃子。更何况他的地位本身便是一种围栏。

姜俐只能呆在“寂静的水兵监狱”——这是她借用的俄国的一名记者报道中的标题。

当无所事事之时，她的目光照例落在指甲上。

由手指造影，她想在手指上作画。

她按了一下电铃，公务员噤噤跑上楼来：

“首长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她笑道：“首长没事，我有事，劳驾你到街上买几瓶颜料回来。”

“是广告色，还是水粉，油彩？”公务员问得很仔细。

这倒把她难住了。

她想了想说：“油彩。”

“是。”公务员噤噤下楼去了。

耳听脚步声远去，她在心里默想着如何利用手指作画。

她想起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外国叫“维茜利卡”的女性，与一位画师合作，用颜色在身体上画时装，当摄影模特儿的事来，不由心中一亮。

当公务员把油彩买回来后，她便把五六种颜料挤在盘子里，然后在手上涂抹。

黄嘴。白眼。黑颈。

哦，一只黑天鹅。

她开心极了，惊叫起来：“喂，快看，快看！”